

月是水缸明

■ 何小雯

秋雨几滴,天气有浅浅的凉。天上的月,在等待赴一场数千年不变的约,渐渐圆润丰盈,是中秋喜欢的脸。

对小时乡村的月便格外怀念起来。中秋前一两个星期,小商店在货架上摆出四个一包的车轮月饼,空气立马有了甜丝丝的味道,浓稠扑鼻。我们的心,生出硕大的翅膀,朝着一个日子飞翔。

终于等到中秋那一天,热闹落在院子里,从早到晚。母亲最是忙碌的,急急从梦里醒过来,一口水也不曾喝,直奔鸡窝,抓一只羽毛流光溢彩的大公鸡,手起刀落,起锅烧火,余水拔毛,一气呵成。中秋的鸡须是大的,母亲说这是月圆人圆的好日子,肚子也要吃得滚滚圆。

在县城跑车的父亲,这天有假。我们几个猴子对父亲归家的期待之情,在中秋这天达到高潮。其实我们只是馋嘴的猫儿,心心念念着父亲单位分发的月饼。是仁馅的,哈密瓜味的,圆圆扁扁的,香香甜甜的月饼,安安静静躺在贴了红色嫦娥的油纸上,静待十五温柔如水皎洁如霜的月华,撕开身上层层叠叠的面纱。

院子里的水缸,心里发着笑,静静等着我们这帮贪玩嗜吃的猴子。等着我们去为它们挑水,等着我们赏水里皓月,等着我们玩水中捞月。

中秋,是院子里几个大水缸吐气扬眉的日子。这一天,它们成了顶重要的存在,为了成全月亮的圣洁,爱干净的母亲从小就对我说,月亮里面住着嫦娥仙子,也是爱干净的,中秋是为她而办的盛宴。她定是要将自己弄得清爽干净的。那些乡村人家离不开的大水缸就是她最喜欢的澡盆。而我,从小就喜欢洗澡,喜欢身上香喷喷的,仿似这样就可以更接近那个美丽的嫦娥仙子一步。对什么事物都怀着好奇、信任与向往的年纪,生活因此美得不像话。

我和哥哥的殷勤,都用在了为水缸挑水这件事上。那座小巧的手摇水泵,一直在我们手里喘着气。我们摇啊摇啊,摇的水一桶又一桶,统统吆喝着喂给了肚大口宽的水缸。隔壁家的小花,大壮,三蛋也会过来帮忙,为了共享我们水缸里的月亮。他们家没有院子,水缸都在泥屋里藏着,看不到月亮。可他们并不觉得沮丧,有什么关系呢,只

要月亮出来,在谁家的水缸看月亮不是看呢。

夜色慢慢笼罩大地,晚风吹过,草丛里的百虫开始鸣唱,为这个美好的夜晚拉开红色的绒布。父亲端出四方小木桌,母亲在其上面麻利摆上月饼、香蕉、雪梨、柚子、香炉……瘦细的白烟袅袅升起,像数千年前拜月的貂蝉手中燃起的那一撮。等待嫦娥仙子焚香沐浴,享人间烟火的间隙,我们忙着看水缸里的月。

明黄的月,如巨大的珠,透着清寒的光,沉在水缸里。月辉如灯,片片黛青色的云,明晃晃开在水缸里。风动起涟漪,月影生褶皱。风平复静静,月圆又如初。风的调皮,一直在撩逗,我们成了风一样的孩子,捉弄水缸里怯涩善良的月亮。一人一根手指,伸入水里画圈圈,镶嵌着明珠的水晶镜被我们揉碎,散作带着光芒的碎片,在水波里荡漾。只见几道光从荡漾的水波里射出来,晃我们的眼,眼睛一闭一睁,水里的碎片又凝成明黄的月珠。也有被猴子捞月影响的时候,人手一缸,一个个的,双手成网,急速撒进缸里,双手合一捧,收网出缸。手心里,剩小汪清水,和一两道转瞬即逝的月光。水顺着手指间隙落下,滴滴答答,哗啦啦,像我们心底快乐的笑声。

月饼和月光是最配的,如玫瑰配爱情,符合约定俗成的审美。我们每年吃饼,在院子里,在月光下,在水缸边。小花、大壮、三蛋是不用着急回家的,他们的父母亲会在拜月结束后,带着吃食,将阵地转到我家院子来。记得有一年,傻得很天真的我,看着院子里的水缸、水缸里的月亮,开始数数,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五个水缸,五个月亮,我像是发现了了不得的秘密:水缸会生月亮!我偷偷地把自己分到的那只月饼投进某个水缸,然后欢天喜地等着水缸给我生出五个月饼来。水缸笑哈哈的,笑声变成光,在水里赤裸裸晃着。而我的月饼,还是一只,委屈地沉在缸底,晒着月光。众人笑了,我哭了。众人停了笑,我就有了许多饼。父亲、母亲、小花妈妈、大壮爸爸、三蛋奶奶把自己手里的月饼从水缸里变出来,递给我,告诉我,水缸给你生出月饼来了。水缸里的月,明亮明亮的,像众人眼里良善的光芒。

中秋明月辞(外一首)

■ 孟夏

安静的,不知是当空的皓月
还是抖落风尘的时光
月色从树梢落时
每一个身在异乡多年的人
翘首守望的都是花好,月圆
乡愁是最好的下酒菜
自斟自酌,每次一饮而尽的
都是比陈年老窖还醇厚的月光
醉眼朦胧里
一枚单薄的月亮,被高楼、霓虹
一点一点吞食
而月色铺满的路上
每一个匆匆赶路的人
紧促的脚步路响的是欢快的足音
今夜,最圆最亮的月儿
挂在故乡的夜空下
回家的人,对着明月才喝了一口
桂花酒
就醉倒在家门口

中秋的酒

中秋的酒最浓
牛奶一般的月色
注满举起的酒盏
月明清的好时光
再不胜酒力
也该为幸福干杯

中秋的酒最醉人
朋友相聚时喝
亲人团聚时也喝
诉一腔深深的情
品一口醇醇的香
就醉倒在美好的祝愿里

中秋的酒最霸气
可邀月——对影成三人
可问天——明月几时有
平平仄仄中
每一缕月光都散溢出酒香

秋起螺肥

■ 黄超平

秋风起,田螺肥。于我而言,秋风吹起的不不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而是记忆深处摸田螺、嗦田螺的美好记忆。特别是中秋节,田野边上,月亮之下,嗦田螺吃月饼,年年如是的赏月仪式。

我的暑假其实就是换一个形式上课,不过是劳动课代替了文化课。割稻谷、锄地、插秧、做饭、喂鸡喂鸭、编制竹篮……每一项课程都无缝衔接,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上课,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唯一的闲暇,且心安理得出去玩耍,就是去山坳里摸田螺。山坳远离居住区,四周环山,一旁是公路,一旁是小溪,不规则梯田式的农田,层层叠叠从上而下。稻田成熟的时节,站在公路边上,可以俯视整个山坳,金灿灿的稻谷就好像收在一个大深窝里,看着就满心欢喜了。而我们最期待的就是这片稻谷快快收割,只要稻谷一收割完毕,傍晚时分,晚霞铺满整个小山村,我们便成群结队出发摸田螺了。手拿着电筒、塑料袋或者小桶,光着脚穿过一条小山路,到了公路再爬上一个坡便到山坳,我们早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沿着长满草的田埂快步走到山坳的最低处,一脚扎进水田里,便开始享受摸田螺的幸福时光了。

小小龙卷风啊,吹啊吹啊,吹进我的袋子里啊。小小龙卷风啊,吹啊吹啊,吹到我的水桶里啊……田螺早已在水田里自由活动了,有些成群结队聚在一小窝水里,像极了村头大榕树底下乘凉的老人;有些正摇着两条触须奋力爬行着,比匆匆忙忙赶路去赶圩的青壮年还着急;有些则躲在还没有腐烂的稻梗头或者小野草丛里,估计是在玩捉迷藏游戏;有些还蜷缩在微微松动的泥土里,只留着一个小小洞口来呼吸,似睡非睡的慵懒感与旁边乘凉的、赶路的人,捉迷藏的格格不入。但是不管它们在哪里,精神状态怎么样,都逃不过我们地鼠式的搜寻。入秋的傍晚,风开始慢慢凉下来,舒服极了。一群孩童,就这样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一边说说笑笑摸田螺,天一擦黑,便拿出手电筒照,有些调皮的男孩子,会把电筒放在下

巴往上照,吐着舌头去吓唬人,被吓到的尖叫声、用泥巴扔过去批评他们的声音,让整个山坳都变得精神抖擞。等到走到最顶上的水田,每个人的袋子和小桶都沉甸甸的,我们该回家了。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夜晚,我们光着脚丫,打着手电筒,在柔柔的月光下,在田野里无数精灵的欢歌下,一路嘻嘻哈哈回家。每次回到村口,远远看到家里亮起的灯光,我的心也立刻亮了起来,近一点,再近一点,准能看到母亲站在屋边,灯光下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母亲看到我们,瞬间满脸笑容地迎上来,这样的场景,就像一幅画,深深地画在我的脑海里。

中秋节前几天,母亲都会提醒我们可以去摸田螺,次次都会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踩到秧苗。在物资匮乏的家庭里,田螺算是加餐的肉类野味,母亲满足我们童趣的同时,也在满足我们对肉类食物的渴望。每年中秋节,不用母亲交代,差不多到吃月饼赏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分工合作炒田螺:剪田螺尾,一遍又一遍清洗,洗干净后不便草一烧,猪油一刮,大锅头一滋滋响,便倒入田螺爆炒,加盐后舀一勺水炆煮,再跑到屋边菜地摘一把青红辣椒几条蒜苗几根葱几张紫苏叶洗干净一放,生抽一倒,收收汁水,两大盘辣辣爽口的炒田螺就出炉了。桌子矮凳早已搬出门口,油纸包的月饼已经摆在桌面上,田螺一捧上桌,赏月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我家就住在田野边上,抬头便是大大圆圆的月亮,平视便是郁郁葱葱的稻田,夜风微凉,月光清朗,一家人团团围坐着,吃着月饼嗦着田螺,说着各自遇到有趣的人和事,尽享这习习的凉风和柔柔的月光。母亲大抵都是陪着我们坐一会,就停住不嗦田螺了,有时候会发发呆静静地看着我们吃,或者去编制竹篮了,又或者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忙前忙后了。

“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训落床……”我的娃娃娃躺在我的身边,我则躺在老母亲的胳膊窝下,老母亲摸着我的头,哼起童年的歌谣。那晚,我又变成了一个小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做着美美的梦,梦中间那酥香脆的月饼和鲜辣鲜辣的田螺!



送月饼

■ 石雪萍

小时候,有个姓李的叔叔,家住在十公里外,每年中秋节,都会到我家里来送月饼。按照母亲最初的说法,这李叔叔不是家里的亲戚,也算不上朋友,只是个萍水相逢的路人而已。然而,李叔的月饼一送就是二十多年。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月饼可算是当时的奢侈品。一般人家过中秋,条件好一点的,花十块钱买一筒月饼用于祭月;条件不好的,舍不得花那个钱,案桌上摆几串自家种的香蕉、葡萄,向月亮敬三支香火,也算是过中秋了。没有月饼的中秋,大抵也不算是一个完美的中秋。我们家每年都不缺月饼,不是因为富裕,而是因为李叔。我不明白的是,跟我们同样穿粗布麻衫的他,怎么就舍得花那么多钱买两筒月饼送过来呢?那是多大的礼啊!

每当李叔提着两筒月饼和一袋水果走进门的时候,我那盯着月饼油光发亮的红色封装纸的眼就再也挪不开了。李叔送过来的月饼有伍仁和叉烧各一筒。这是当时市面上仅有的两种月饼。五仁果香浓郁,颗粒分明,有嚼劲。叉烧油脂丰富,肉味香浓,肉质弹性十足。在猪肉都难得吃上一次的年代,月饼就是顶级的美食。母亲把其中一筒月饼拆开,取出一个,用小刀切成小瓣,分给我们姐几个,拿最大一块给李叔,李叔从来不吃,每回都说:家

里有,刚吃过,留给孩子吃。小的时候当真就相信李叔嘴里说的“家里有堆成小山坡”一样的月饼。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月饼不再是稀罕物了。然而,李叔依然每年雷打不动地准时送月饼,母亲劝说他不用送了,家里不缺。李叔嘴里答应着,可第二年仍旧一如既往地送。

后来,听母亲说起,才知道这李叔中秋送月饼的缘由。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的晚上,母亲抄小路去村头看粤剧。我们老家每年的八月十五都会请粤剧团到村里来表演,这是中秋节的头等大事。我们家每年都不缺月饼,不是因为富裕,而是因为李叔。我不明白的是,跟我们同样穿粗布麻衫的他,怎么就舍得花那么多钱买两筒月饼送过来呢?那是多大的礼啊!

用李叔的话来说,这是得人恩果要千年记,这送的是月饼,还是恩情。

有一年,中秋节前几天突然刮起了台风,台风过境后是连续两三天的大雨。我们猜李叔肯定是不来了。谁料,挨到傍晚时分,竟然看到披着黑色雨衣的李叔出现在家门口。李叔全身上下淋淋漓漓全是水,

雨水泡在眼窝里连眼睛都睁不开。他从沾满了黄泥水的雨衣底下掏出一个红色塑料袋,袋子里装的是月饼,月饼盒的外面包了好几层的保护膜。撕掉保护膜,那月饼盒上竟没有沾上一滴雨水,反倒是被闷出了一圈儿的白色水汽,那水汽像是中秋节夜里天空中朦胧的月晕。

李叔的月饼一送就是二十多年。在这期间,我们家建房子,资金周转不开,李叔二话不说,拿来了五万块钱,走时连我父亲写的借条也没带回去;李叔的儿媳妇坐月子,我的母亲分文不收地每天来回跑,像月嫂一样照顾了大半个月。春天,布谷鸟叫,我们便帮衬着李家插秧施肥;夏天,荔枝丰收,李家全家出动来帮着我们家摘荔枝;等到秋天,稻浪翻涌时,父母亲则去帮着把李家的稻谷收割入仓;冬天寒风凛冽之时,我们两家常聚在一起打着火锅,闲话家常,却也暖意融融。一来二往,日子久了,李叔便把我母亲喊成了“大姐”,把父亲喊成了“姐夫”,而李叔,就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了我的“舅舅”。

今年中秋,李叔没来送月饼,来的是李叔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他说李叔年纪大了,身体不舒服,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了,却天天念叨着叮嘱他,每年中秋记得来给“姑姑”家送月饼。

月饼的味道

■ 苏仁森

今天,做饼的好友提了月饼来看我。

月饼式样甚多。有散装,有盒装的,还有怀旧的纸筒封月饼。礼盒包装精美,款式特巧。月饼的包装别出心裁,穿上彩衣,还要打上蝴蝶结。除此以外,月饼的形状设计更是赏心悦目,有扇形,有梅花状,有微方,真是别具匠心、心灵手巧。月饼的种类很多,有叉烧,有五仁,有双黄,有豆沙,还有冰皮;有低糖的,有西柚味的,有陈皮味的,有柠檬味的等等,争芳斗艳,看着就有食欲。

我感谢好友的盛情,随口品尝了几块不同味道的月饼。那味道着实香,尽管如此,心里却有点空,总觉得少了一点点。

哦,原来是少了儿时的味道!少时家贫,父母生了四个子女,刚好组成了两个好字。一家六口人,都挤在三间泥砖房里。那时候的生活,连温饱都成问题,哪里有多余的钱买月饼吃。不过为了应节,为了子女不眼馋别人,父亲还是买了月饼,实在没钱时,就买甜饼,那是一种薄薄的全是糯米做成,没有馅。如果偶尔买了一种用甜肉加花生仁馅做成的月饼,那已极奢侈,这是家里吃得起的最好月饼了,六只装的,每次都是一筒。我们每次吃月饼时,父亲最多就是吃一小块尝尝味道,留下的给我们第二天分了吃。

有一年,快到中秋了,父亲就买了一封甜肉月饼。我们看着父亲放好月饼的时候,嘴馋到不得了。到了中秋那天,母亲去拿月饼,却发现月饼没有了。经过询问,小弟与小妹很快就承认了偷吃行为。原来,那天我们看到父亲放好月饼后,小弟小妹就馋得不行,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就悄悄分了吃。父亲知道后,也没有责怪他们。家里也没有多余的钱再去买。后来,母亲拿来一个大南瓜,把家里剩下的一些红糖,和一些糯米粉,也做成月饼圆圆的模样,煮熟了一家人也吃得津津有味。我吃了好几个,心里还蛮高兴,如果是真的月饼,我们一个人也只能吃大半块,这样的“月饼”我能吃个饱。特别是小弟小妹开心的样子,几十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

生活的贫困,一直到出来工作的时候才有改善。我出来工作的那一年过中秋,单位发了月饼,我又特地买了几个当时很畅销也挺贵的月饼回去,父亲怪我花钱大手大脚,唠叨着三个弟妹读书还要用钱。但我看到,父亲吃月饼时特别开心,一口气吃了两个,还意犹未尽。后来,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特爱吃月饼,我带回的那几盒月饼,父亲留着吃了一个多月。我知道后,心里一阵难过,一时竟不知道说些什么。

后来,每到中秋,我都买最新

暖暖流年月饼香

■ 吴征远

草草吃完晚饭,提着书包飞快地往家里赶。往常我都是走大路,现在我抄了条近路。穿过一大片的原野,钻出密密的桑树林,再跨过村前那条小河,我终于见到了环绕着村子生长密密麻麻的解放籐了。这时候,它们正开着絮絮飘飘的白花,似在欢迎我回来。

走到村口的时候,恰好见到六公。他笑着对我说:怎么才回来,月饼早让你爸爸妈妈吃光了。虽然我知道六公很喜欢开玩笑,但听到这句话,仍然禁不住心一酸,委屈地流下眼泪来。回到家里,母亲刚好从厨房里出来。见到我,满面笑容:哎呀,原来是书房仔回来了,先吃饭吧。前天你爸在河里捉了条乌鱼,我炊好了,前几天姑爷也送了两斤河虾过来,也热着呢。我说:我吃了饭回来,不想吃。母亲定定看了我一眼,微微笑了一下。她把厨房里一个吊着的盖竹篮拿下来,拿出里面的月饼:你爸呢,知道你周末会回来,月饼给你留下了。上面那个是六公拿来给你的。我破涕为笑,拿着月饼大口吃起来。这种伍仁月饼,皮薄馅足,吃起来满嘴生香,是我的最爱。这个六公,刚才害我流了不少眼泪,看在他给我月饼的份上,就不跟他计较了。

我连续吃了两个月饼,才猛然记起,家里每年都只是买一封月饼拜月的。我急忙问:你们吃了没有?母亲说:你爸到电白挑鱼去了,应该下午会回来,回来再和我们一起吃。我一怔,那个时候,因为生活拮据,村里人受到电白挑鱼汁回来

鲜出炉的月饼回家,父亲都开心得很,吃得也欢。

后来我们兄弟妹都各自成家立业了,都在城市里置了房,也有了孩子,生活早不为两餐而忧。每到中秋,看着孩子对月饼挑三拣四,勉强吃一口,又马上嫌弃的表情,心中总是不免是滋味。瞬间,我又释怀了。毕竟,他们都生活在幸福的年代,从来没有尝试过物质匮乏的日子,怎么吃得出月饼真正的味道来。

后来父亲也离开了我们。再到中秋,月饼除了用作安敬先人,就成一道摆设,吃了也觉得没有了当初的味道。

我知道,这个世界最珍贵的月饼味,从来都不是物质给予的,更不是价格给予的,而是爱的给予。而这种味道是人类不断繁衍生生不息最高级的营养。



代替油和盐,这一趟来回就要一天一夜,父亲要经历多大的辛苦,而他居然还没有吃中秋的月饼!

下午的时候,母亲到镇上接替父亲,把鱼汁挑回来。我见到父亲时,他满脸红光,一点都不显得疲惫。他开心地对我说,我才回到镇里,月饼降价了,我又买了一封,今晚大家有月饼吃了。

晚上我到六公家里玩,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书房仔,月饼好吃吗?我说:六公,我家的月饼你也要尝尝。六公接过我递给他的月饼,用刀切开,分给同来的其他小孩,然后放开嗓门唱起了木偶戏。我们静静地听着,陶醉在六公高亢圆润的嗓音和庭院空明澄澈的月色中。

第二天回校的时候,母亲把剩下的两个月饼包了,放进我的书包里,叮嘱我不要放太久。我离开的时候,母亲一直在门口看着我,等到看不见她的時候,我的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出来!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一轮明月,曾经伴我走过美好的童年,曾经温柔地照耀过我的父老乡亲。而现在,六公早就走了,父亲也走了,天上的那一轮明月,寄满了我的思念。虽说后来生活好了,我可以吃到很多的月饼。但无论时光如何流淌,总忘不了13岁时那暖了流年的月饼。